

# 全世 史界

## 世界逸史

Entire History of World 第七卷

何立波 王再华 / 主编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905

K164  
H32a2  
5

# 世界全史

SHIJIE QIANSHI

主編：何立波 王再華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全史/何立波,王再华主编. - 长春:

吉林摄影出版社,2001

ISBN7-80606-456-7

I. 世… II. ①何… ②王… III. 世界史

IV. K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4713 号

---

## 世界全史(第二辑)

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:130021)

铁道部第十六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发行

---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240

字数:3 980 千字 印数:1 500 册

---

书号:ISBN7-80606-456-7/K·24

定价:4980.00 元(全 50 卷)

## 第十四回 共和精神放光辉 残酷专治施疯狂

话说法国民众掀起了爱国热潮，报效祖国之情直催人泪下。然而，一时间却也难以把战场之情势扭转，法国仍处于危急之中。此刻，立宪派因极力反对议会宣告“祖国在危急中”的法令，因此在法令颁行前一天，即7月10日，内阁众大臣就一总辞去职位。从此，行政权力遂由国王一人执掌。

在此以前，吉伦特派已在议会之内直言国王之误。维尼奥批亢捣虚、大开大阖地厉声说道，宪法已明文规定，如果有人“以国王名义”以武力欺压国民，而国王不依法予以制止，那就可认定国王已自动弃去了王位。眼下，那班逃亡贵族聚集兵勇，谋反作乱，便都是“以国王名义”行事。对此，国王倘不肯依法制止，那便要对他言明：“法国人民待你甚为宽仁，却未令你动情。惟只专制主义最令你动心。对于宪法，对于人民，你已经一文不值！”布里索则直言不讳，他说：“祖国陷于危急，全因有人把祖国的力量弄得瘫痪了。这就是宪法将其规定为国家元首那个人。”

宫廷就是牵线的中心，一应之阴谋尽皆从那里制造及发动。国民竟被宫廷作为耍弄之玩物。此即是目下情势之奥秘所在，是罪恶源泉之所在，所以须当先从此处下药！”

此刻，普奥联军已协调作战，由不伦瑞克公爵统率。按其部署，联军要从摩泽尔河、莱茵河、荷兰分三路攻到巴黎。其中以中路为主力，由不伦瑞克亲自统帅。7月26日不伦瑞克从科布伦茨开拔，将欲渡过莱茵河的时候，他以奥皇、普王名义发出一则宣言，公然声明：“联军此行，意在结束法国之无政府景况，遏止侵犯王室及教会之行为，回复国王之合法权力。如果假使有人胆敢侵犯国王、王后和王室，则必施以足令其永世难忘之膺惩，且会使巴黎彻底毁灭。”

巴黎民众与各地结盟军、义勇军闻知此事，直气得目眦欲裂，怒火之盛，好可裂石穿云。此际，雅各宾俱乐部的众多激进派革命家，因为连日来在民众和结盟军中活动，已经甚得民心。丹东、德穆兰、罗伯斯比尔、马拉等人更孚众望。他们和吉伦特派虽同属雅各宾派，然而却识见相左，积怨尤深，以至同室操戈，势同冰炭。那丹东、马拉、德穆兰等，同时也是科德利埃俱乐部之人，原本便以意念激进著称。这时与民众同怀激愤，于是走上了暴动之路。罗伯斯比尔亦于7月29日作了演说，说道：“我们灾难的根源，既在行政权，也在立法机关。将运命和某个人或某个家族连结在一起的人民，就只能是遭受奴役之人民。”因此，他亦力主暴动，既要毁灭王政，实行共和，还要废弃宪法中有关“积极公民”、“消极公民”的区分，用全体公民普遍选举的方法，成立一个国民公会，代替那个吉伦特派从中得势的立法议会。

彼时，巴黎的48个区大半已由激进之人掌握区议会。各区民众屡受路易十六虚情假意之蒙骗，又闻听到不伦瑞克宣言那

盛气凌人的言语，早已把国王视作仇寇，更决计和来犯之敌拼个高低。他们之中最为激进之人，此刻已自称“无套裤汉”。来自18世纪初叶起，法国贵族日趋腐败，于服饰衣履上亦只求奇异。妇人把发髻高挽，上衣紧箍腰身，胸背袒露甚多，下身长裙以硬圈掌起，极显风流妖艳。男子则于紧身背心以外，套穿华贵及膝外衣，裤子亦仅及膝盖，下腿则以丝袜裹住。头上假发也改为梳到脑后留下一截粗辫子的式样，上扑香粉。那只及膝盖的裤子便叫做“套裤”，只有贵族穿得，平民却不能穿，自然成了“无套裤汉”。此刻有众多之人自称自套裤汉，实乃和贵族抗对之意。这无套裤汉在那时是一个很荣光的称号，专指最热心投身革命的人，数量尽管众多，但并非是全体民众。称为无套裤汉的有工人、小店东、小商贩、工匠、小旅店老板等等，也有一些很有钱的富人。他们头戴称为“弗立基”的小帽或者小红帽，手持长矛，身穿唤作“卡马尼奥拉”的短外衣，腰系宽带。平常唱的歌与跳的舞，亦称“卡马尼奥拉”。无套裤汉运动一经出现，遂成为革命民众运动的中坚力量。

即使巴黎各区的无套裤汉，从7月底起，已经谋划起事，决计以武力达到目标。盲人院区于8月4日宣告，立法议会如果是在8月9日晚11时以前，仍不决议废黜国王、召集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，那便“夜半敲起警钟，吹起集会号，立即起义！”各区大半起而附合，只等议会怎生开发此事。那几天，巴黎的风声紧得直叫人大气难出。各区民众支起炉火，都选兵器；精壮汉子赤着上身，操演打鬥招式。立法议会之中，代表们亦个个神情紧张。

眼看到了8月9日。48区中有28区代表都齐集市政厅，等候消息。晚11时以后，立法议会已散会，果然未作出任何决议。

众代表立时大怒，决计起义。午夜 12 时整，法兰西剧院区遂警钟长鸣，其余各区立即也敲起钟声，在四处候命的民众便举起武器，等待号令去攻打土伊勒里王宫。在市政厅里的各区代表马上接管权力，把佩蒂翁市长软禁，宣告成立“巴黎公社”，也就是新的市政府。巴黎公社任命桑代尔为国民自卫军司令。这桑代尔本是圣安东区的啤酒商。从 1789 年攻打巴士底狱起，每当民众有大行动时，都可从中见到他的身影。他亦是雅各宾俱乐部中最为积极的成员之一。

此刻，王宫里早有雇佣来的瑞士兵近卫队约八九百人。另有些许愿忠心勤王的贵族，带着宝剑、手枪守于宫中。国民自卫军司令芒达带着几营人亦在听候调遣。芒达不知巴黎公社已经掌权，故而当市政厅派人调他去禀告宫中情景之时，遂也不疑有变，随即前往。进门一看，全然为陌生面孔，已知有变，马上惊得脸色苍白。新公社宣告他有罪，送往牢房监禁。刚走出大门，起义民众就将他打死于阶下。于是由桑代尔做了司令。宫中看到芒达一去不回，已知事情不妙。凌晨 4 时，王后把检察官罗德雷召来，询问下一步行止该当如何？罗德雷献策，让王室到议会中去暂避锋芒。玛丽·安托瓦内特却断然道：“先生，我们这里有军队！我看，国王、宪法和乱党间决个胜负雌雄的时刻到了！”罗德雷遭斥责后，遂劝王后先去看宫中的防务。因此，路易十六便亲自到四处巡察宫内外防守情景。孰料，除去瑞士人近卫队以外，炮兵营、国民自卫军都对他高喊“国民万岁！”竟没一人高呼“国王万岁！”他知大势已去，神情沮丧地返回宫里。王后也收起骄悍神态，黯然说：“一切都完了！”所以，王室一家纷纷走出宫来，只好依罗德雷之意，去立法议会。只见路易十六脸色木呆，玛丽·安托瓦内特泪流满面，身旁跟着小公主与小王子。路易十六的

幼妹伊丽莎白公主走在后面,显得甚为憔悴。到议会的时候代表们正在开会。路易十六走进来,对代表们说道:“先生们,朕来到此,只为避免一桩严重的罪行。朕想,只有在你等之间方可安全。”接着便坐在主席一侧的椅子上。王后亦在他身旁落座。这时忽见大厅中一人立起身形,高声喝道:“议会不可在国王面前议事!”此人就是以激进著称的前僧侣夏博。这一声断喝,直使路易十六尴尬至极,无奈只得带领全家退到主席身后的记录室,从窗口旁听。

此刻,起义民众已对王室发起进攻,瑞士雇佣兵只晓得受雇拿钱,哪管孰是孰非,竟死命守住王宫,和起义者举枪对射。不久,马赛与布列塔尼结盟军赶来,架起大炮就朝王宫轰去。瑞士兵死伤无数,却兀自在窗口后死守。路易十六在议会闻知此事,急忙下令停火,瑞士人终止抵抗。民众冲入王宫后,对这班瑞士兵加以报复,杀死多人。这时,王政实已倾覆了。

在立法议会中,众人正极度恐慌,听着外面阵阵枪炮声,实在不知所措。不知过了多久,忽听得“胜利了,胜利了!”的欢呼声传来,众人明白,王宫已然落入民众手中。正在迟疑之际,巴黎公社代表团推门走入大厅。只见这一行人手中高擎三面大旗,上面写着:“祖国”、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。在无套裤汉护卫之下,代表们昂首阔步走上讲坛,决然地要求议会作出决定,废黜国王,召集国民公会。议会已在武装公民的包围之中,怎能抗拒?然而在胁迫之下通过决议却又甚觉难堪。吉伦特派尽管早已便是共和派,对废黜国王当无异议。但因此次起义的策动者乃自家对头,即雅各宾派中的激进派,俯首听命这班人,心中自亦不甘。无奈心念与颜面终究抵不过长矛与步枪,维尼奥只好硬起头皮发出动议:撤换各部大臣,召集国民公会,免去国王职务。



把“废黜”换为“停职”，亦挽回些面子，议会于是通过此决议。开始，欲将国王一家安置在卢森堡宫，公社代表不允，遂又改为住进坦普尔堡。从此，王室便似囚徒一般，关于古堡之中。撤换大臣时，吉伦特派却大为荣光。只见全场热烈地欢呼鼓掌，请两个月前遭贬的塞尔旺、罗兰、克拉维埃复职，分掌陆军、内政、财政。又任命海军部长蒙日，外交部长勒布伦和司法部长丹东。由这6人组成的“临时行政会议”遂成为新的内阁。其中除丹东外，其余5人均属吉伦特派。吉伦特派既掌阁部，便成为立法议会的首领。

这就是1792年8月10日起义赢得的成果。王政实已完结。没有了君主，也就终止了宪法所定下的君主立宪制。激进派领导起义，掌握了巴黎公社；而全国性政权则归到吉伦特派手中。两派阋墙而斗，永无休止，实乃法国大革命这一光辉事件上的莫大污点。

再说吉伦特派尚在春季首次执掌内阁之际，遂已促令立法议会作出解散国王近卫军、驱逐拒绝宣誓僧侣等决议，遭到国王否决。此际得以马上实行，大约4000名僧侣被逐。对军队也进行了甄别。此刻，军中两名最高统帅拉法耶特与吕内克，对巴黎发生的巨变不能容忍。拉法耶特扣留立法议会派来军中的三名特使，又带领军队和驻地的色当市政当局与阿登郡当局，郑重宣誓效忠君主立宪制的宪法。吕内克附和拉法耶特。立法议会认为军队已然哗变，自家又无计可施，不由得惊恐万状。可是，拉法耶特此举，实乃出于对宪法及君主立宪制的忠诚，并无它意。所以当反法联军攻来之际，吕内克痛表悔过，拉法耶特申明这次军中闹事之责，皆由自家担承。拉法耶特以大局为重，不依自家之意任性施为，实为可贵。然他志向难移，最终挂印封金，

离开军旅,前往他那第二故乡美国。但在穿越敌兵岗哨去荷兰时,被奥军擒获。他身陷囹圄5年多,信念不曾移动。

再说吉伦特派掌权以后,虽是要普选国民公会,那立法议会已来日无多,然而他们依然做出了许多大事,功劳实在不小。他们颁行法令,废弃“无领主不具有土地”的封建旧制,宣告原依八月法令须是赎偿的封建权利,如果领主提供不出原始土地契券,遂不须再行赎偿,均予废去。试想,封建领地从出现起已垂数百年,绝大多数原始契券早已损毁或者遗失,怎能拿得出来?且兼数百年来各地领主霸人田产,并人土地,只仗权势,哪里有什么契券?因而此举几至全盘废弃了封建权利,令土地变作了众农户之法定的私家产业。他们还下令把半年之前已然没收入官的逃亡贵族地产予以处置,分为小块地段,无限期地租与农民,亦可现金购买。对逃亡贵族家眷和未依法令离开国土之僧侣等,也严加防范,予以软禁或者监禁。

这时,无套裤汉运动已热火朝天。他们听从巴黎公社,的指挥行事迅捷果敢,甚是威风。莫说王党分子,即使是寻常百姓也不敢触犯他们。入伍从军之风愈盛,适龄汉子多以从军为荣,争相而来。故此,巴黎义勇军甚为威壮,择定9月1日开奔疆场。此际,身为司法部长的丹东,虽然身在内阁,却心系俱乐部和公社。9月1日那天,义勇军集合队伍的炮声、钟声一齐轰鸣,屋瓦为之抖动。兴高采烈的丹东快步赶赴立法议会,他掩不住喜悦之情,当众朗声说道:“各位所听闻的并非告急炮声,而是对敌冲锋的号角。若欲战胜敌寇,须是勇敢,勇敢,再勇敢!这样,法国才能得救。”此一句“勇敢,勇敢,再勇敢”,从此便成为震铄古今、流传百世的法兰西壮语,为人所赞誉。

在大众激愤、群情昂扬之际,难免有也非分的举动。从9月

2日起,接连3天巴黎竟出现了一场大屠杀。大约300名强暴之徒,手持兵械,闯进各监狱,不问情由地任意杀戮犯人。数座监狱立时血流成河,死于非命者高达1500人,这伙强徒不遵法纪,任情屠戮,直杀得红了眼。公民为之侧目,狱卒亦不敢置喙。这就是恶名远播的“九月屠杀”这事一时间被吉伦特派抓住,攻讦雅各宾派是主谋。雅各宾派自是严词驱斥。争辩几日,亦不曾查明是否有人暗中指使。但是在屠杀之时,巴黎公社只作壁上观,不予制止,似有纵容之意。然而兼为公社领导人的司法部长丹东,却由监中搭救出多人,其中有他的政敌迪波尔、拉梅特、巴那夫等立宪派的显赫人物。

再说吉伦特派尽管和雅各宾派不睦,又把巴黎公社视为眼中钉,然而于抵抗入侵之敌,保卫革命成果,却极为关注。陆军部长塞尔旺将新招募的兵士一一调往阵前,经再三揣摩和斟酌,任命克勒曼将军顶替了摇摆可疑的吕内克,又命迪穆里埃去统率摩泽尔河军团,接替拉法耶特的职位。克勒曼尽管忠诚革命,却资质平平,统率大军团未免力难胜任。只因已无更为中意之人,也只得选中他。如同我国之三国故事所言:“蜀中无大将,廖化当先锋”。而那迪穆里埃,却更使塞尔旺费思索。此人野心勃勃,变化无常,曾经背叛吉伦特派,是以吉伦特派对他仍记恨在心。可是在诸多将领之中,他却才干最为出众,一时还无人能及。在此国难之际,亦只可暂且捐弃前嫌,对其委以重任。迪穆里埃上任以后,马上风驰电掣赶至驻地。此人端的身手不凡,迅捷察明军情,作出部署,平定了军中躁乱的景况。法军在这里面对的,乃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普鲁士劲旅。联军统帅不伦瑞克公爵又于9月初攻下凡尔登,令巴黎门户大开,士气正盛。这不伦瑞克驭军多年,绝非易与之辈,稍事观察,遂已窥出迪穆里埃部

署的破绽之处。因此调拨人马专一向其弱处攻去。迪穆里埃却精明乖巧,略一思量就得知敌意,且已发见自家疏漏之处。马上密令军旅悄悄转移,托延了普军进攻日程。等到9月17日,受命驰援的克勤曼和贝农维尔二将军率兵赶到,法军已能和敌手对阵交锋,不须处处避其锋芒了。

眼看看到了9月20日,在凡尔登不远处的瓦尔米倏地响起了隆隆炮声。原来普军和法军正在展开一场炮战。那时候的炮弹虽远不及今日之威力,然而因炮火密集,却也甚为扣人心弦。普军从攻入法国后,见法军只顾防守,不敢杀将出来交锋,一旦逼近就转身逃命,所以不把敌手放在眼中。两个月来,普军将行军视作漫游一般,目空一切,极为骄傲。行进中,他们粮草弹药携带甚少,只因对手一触即溃,所以不须拖带许多辎重累赘。所以在炮战之后,他们又昂首挺胸、端枪列阵,傲然的朝瓦尔米数处高地攻去,只说法军见此阵仗必定掉头逃窜。那些天连日阴雨,雾气朦胧,远远望去亦看不清法军怎样布阵。等走得近些时,方才见到法军排列齐整,个个便似坚石雕就一般。透过绵绵细雨,若有若无地看到,那些“雕像”竟双目圆睁,奇光暴射,冷威逼人。普军见到这样,不由得打个寒战,心想:“这班法国佬今日怎地恁般怕人模样?遮莫是服下咒水,中了邪魔不成?”普军霸蛮已惯,迟疑了一阵后遂又再向前冲去,只说法军不过一时作态,还未看清自家这威武的阵仗。孰料将近阵前,突闻炸雷般的一声呐喊:“国民万岁!”只见法军亮出枪械冲下高地,竟和普军白刃肉搏起来。普军立时惊得呆了,立刻阵形大乱,傲气全消,只顾喊爹叫娘。不伦瑞克一见,马上鸣金收兵,传令退兵。法军追杀一阵,遂大获全胜。

却原来,数月来的整饬,法军士气和战术已大为精进。新招

世

界

全

史

募的士兵源源补入,更具无套裤汉的气概。这次对敌,原本就定下了白刃肉搏之策,严令先行射击。冲锋的口令,乃是“国民万岁!”瓦尔米大捷,乃是从开战以来法军第一次获得的全战役胜利,军心民心因此大振。只防守、不出击之胆怯打法,亦变了过来,战局遂发生逆转。不伦瑞克后悔轻敌,又见法军已非往日的景况,只恐再战也难得逞,于是奏请朝廷罢战议和。经双方谈判,普军在 10 月撤回莱茵河东岸。

在瓦尔米大捷的第二天,1792 年 9 月 21 日,由普选而产生的国民公会正式开幕。那天,会议大厅欢声雷动,众代表作出决议,宣告废除君主制度。第二天又在欢呼中宣告法兰西共和国成立!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。究其实,从 8 月 10 日起义扳倒国王之后,法国已然成为共和国。民众欢腾,争相从戎,凭无畏气概大败普军于瓦尔米,便都是共和主义鼓起了民心所致。国民公会甫一开幕,就作出此等宣告,自然甚合民意。

但可惜举国同庆建立共和之欢乐,但未能使国民公会众代表和衷共济,把革命推前一步,把共和国引向富强。反而是派系间嫌隙愈深,相互攻讦,竟为仇敌。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中占有主导地位,好象当年君主立宪派之于制宪议会一般。罗伯斯比尔等雅各宾派一千人众,这次入选国民公会,已能与布里索等人同堂议事。他们人数少于吉伦特派,却也颇有声势。因为就座于厅内左侧的高处,被称作“山岳派”,和右侧的吉伦特派代表恰成对峙之状。那年西哀耶斯、巴伊等人创建国民议会时,由于巧合,倾向王政之人坐在右边,而对抗特权者入座在左侧,便有了把保守者称为“右派”,而把激进者称为“左派”之俗称。世界上从此而出现左、右派之说。国民公会中之座席又恰好是这般情景,吉伦特派自也扮演了右派角色。在总共 750 名代表之中,依

旧是中间派居多,高达 500 人左右。他们被称为“平原派”。巴黎人不喜欢平原派的骑墙之态,称他们“沼泽”,或“沼泽里的癞蛤蟆”。所以平原派又常被称作沼泽派。

国民公会宣布建立共和国之后,欢娱融洽之情亦便随之消失。接连多日,吉伦特派和山岳派都失去理智,不择言词地互骂起来。吉伦特派极为看重财产、秩序、法律,着重人的教养、风度、仪表。而对平民化的巴黎公社与无套裤汉的粗野举止,既看不入眼,且万般嫌恶。山岳派领导着这些人,和吉伦特派抗衡并有争夺权柄之意,自更被吉伦特派所痛恨。吉伦特派所欲求得的共和国,是既废除封建制度,又要由有财产、有教养的人统治的有秩序、有法度的国家。那山岳派和他们也有众多共通之处。但只是他们更为宗奉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,主张下层平民也应享有平等权利,不应事事听命于富人,所以虽是赞同财产上应有贫富之别,然而却反对赤贫巨富,力求把差别拉得小些。这样看来,这两派之争实乃资产者内部的上中层和下层之争,原不必弄得你死我活。

布里索、让索内、维尼奥、伊斯纳尔等人,在吉伦特派中都是舌辩之上,说起话来气度恢宏,甚为令人宾服。这一下人众经常聚首于内政部长罗兰家中,在罗兰夫人主持的沙龙中商讨大事。罗兰夫人也参与议论,且多语惊四座之见,其揆情度理之深邃,竟然常能开人茅塞,高出众人尤多。这罗兰夫人可称得上是女中豪杰。她生在商家,自幼聪颖,4 岁便捧卷而读,启蒙学者所著之书最令其神往。26 岁之时,嫁给了比她年长 20 岁的罗兰,只因在她眼里,罗兰“知识渊博,正直端严,品行高尚”。他们伉俪之情甚笃,两情相悦,矢不相负。罗兰正直不阿,潜心公务,对共和国竭尽忠诚。然而他天赋不高,禀性拘谨,且乏刚毅及远

见。罗兰夫人正好为他补上这些不足。罗兰夫人代夫草拟文稿，替吉伦特派谋划方略，既显才智卓绝，又心细如发，众人无不折服。罗兰夫人对人们从不发号施令，只是在沙龙中抒发己见，只靠见识得体服人。她始终是罗兰家的主妇，膝下只有一女，名叫欧多拉。夫人亲昵地称其为“小鸡”。罗兰夫人相夫教女，倾注满腔心血。那时候，凡是尽人皆知，吉伦特派的诸多决策，大多出自罗兰夫人高雅的沙龙聚会中。

罗伯斯比尔的阵地则是雅各宾俱乐部。每晚他都要前去演说。罗伯斯比尔出身律师世家，他资质平平，并无过人之处。然而他深信卢梭的学说，视之为终生理想，矢志不移。所以在择定征途之后，就只知迈步而前，即使有万般险阻也决不退缩。在青年丧偶之后，他未议再娶之事，而是倾心革命，欲求自由、平等，达到以“美德”治国的佳境。只是他心胸狭窄，睚眦必报，少有恢宏大度之襟怀，欲成治国大才，却甚有难处。他不求华饰，但衣着、假发均甚为整洁，一生未失仪表之端正。且面孔冷峻，不苟言笑，每发言必严谨而无隙，尽管略显乏味，却另有一种威严。共和国成立的时候，他在无套裤汉中享有极高的声誉，在俱乐部里更为人所遵凛。

山岳派中尚有丹东与马拉等革命巨匠。丹东其貌不扬，然而为人豪爽，素性疏狂，行事则略嫌莽撞，但是敢作敢为，甚少城府。他不自检点，常做些贪赃枉法之事。而马拉以喜走极端称著。为反对封建，他不惜抛头颅洒血。不管情势怎地凶险，他决无半点怯意，实乃一心无二的革命志士。只是素乏宽仁之心，只道少数人之革命专政，就可持正除奸，使自由大业得成。马拉在《人民之友》报上盛赞罗伯斯比尔乃“不可腐蚀者”。但对立宪派、吉伦特派等人则视为敌人，和旧特权者并无差异。此外他历

来主张对敌施暴,认为杀掉 10 万人也不足惜,故而最令吉伦特派所痛恨。

只因两派都以对手为敌,遂时常只图快意恩仇,而很少虑及革命大局。吉伦特派大骂山岳派为“无政府党”,“疯狂的匪帮”,点名攻击“血腥与霸道的罗伯斯比尔”。罗伯斯比尔则把吉伦特派称作“伪爱国者”、“叛徒”、“阴谋家”。马拉则称他们是“策划反祖国阴谋的中心”,甚而不加分析地断言:“资产者、垄断商、包买商、讼棍、奢侈品商、法官、昔日的贵族等,无一例外地皆是旧秩序的走狗。”所以,在国民公会之中,很少有平静之日,更多争辩之时。比如对废王路易十六之处置,遂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

10 月 1 日,巴黎公社派人到国民公会,用诸多证据指控路易十六有罪,主张对他审判。山岳派马上表示赞同。吉伦特派亦知路易十六有罪,但却反对进行惩处。遮莫是吉伦特派和路易十六有旧,故意袒护他?却也不是。只因从推翻王政、宣告共和以后,欧洲列强反应极大。英国之举止最令吉伦特派担心。英国虽在百多年前便已是资产者当政之国家,但它只是以自家利害为本,视法国为第一等的竞争对手,哪管它革命不革命!其次,英国素行君主立宪之制,对共和一说极是厌恶。因此它便公然挾植逃亡的王弟普罗旺斯亲王,并直言告知法国,倘若路易十六遭到伤害,英国恐难保持眼下之中立。列强之中,英国之国势最为雄浑,怎不令吉伦特派忧心?西班牙王室更是直截。它明示法国,西班牙愿使一块国土相赠,换取法国国王之平安。若国王遭侵害,而西班牙则不惜一战。对法国示警者还有荷兰、德意志几个邦国、意大利的撒丁王国等。出于这种隐忧,吉伦特派这才想出诸般缘由保路易十六一命。然而却遭到山岳派猛烈的抨击。正在争执不下之际,也是该当有事,令吉伦特派陷入尴尬境



地。

11月20日,路易十六登基前的旧友、锁匠加曼,竟出首供出,他曾经为路易十六在宫中打造过秘密铁壁橱柜。因此内政部长罗兰打开铁柜,结果翻出大量确凿罪证,使路易十六的罪名无可逃脱。他一生酷爱摆弄铁锁,不曾料到“锁匠国王”却栽在了铁锁之上。这反而应了“瓦罐不离井台破”的那句俗语。又在一段舌战后,国民公会终于决定审判前国王,在12月11日通过了起诉书。因路易十六的特殊身份,故决议用整个国民公会为法庭,进行审理。被押上公堂的路易十六,早已失去往日的威风。然而他仍不肯就此服罪,在答对审问之时,总推脱得一千二净。众人听到的只有这几句话:“此事在宪法通过之前,我原有此权力。”“这是大臣们所为,无涉于我。”“有关此事我原不知晓”“这一节却是记不得了。”如此答话,自是越发激怒了众代表。罗伯斯比尔最得力的助手、年仅25岁的圣茹斯特怒道:“公民们!我敢说,国王活到何时,一切灾难也便为害至何时。”这个时候,群情激愤,已顾不得有什么凶险,只要严惩这位前国王。吉伦特派空自担忧,但是已难置喙。

1793年1月16日,国民公会就如何为路易十六量刑一事进行表决。性情暴躁的马拉,竟不顾公民应有的自由秘密投票之权利,执意要采用“公开唱名”的方法。即每位代表走上前去,朗声言出己意,记录在案。这样,依此法进行了表决。那一日,巴黎民众和无套裤汉,把旁听席挤得水泄不通,且不住呐喊:“好!”“闭嘴!”于是,700余名代表均须在众人围观和呐喊中,走上主席台宣称应处以何种刑罚。表决一直进行了一日一夜才完结。众多代表本不想处死路易十六,招来外国进攻的险情,但在围观民众喝骂声中也只得说出“死刑”二字。即便如此,721名表决